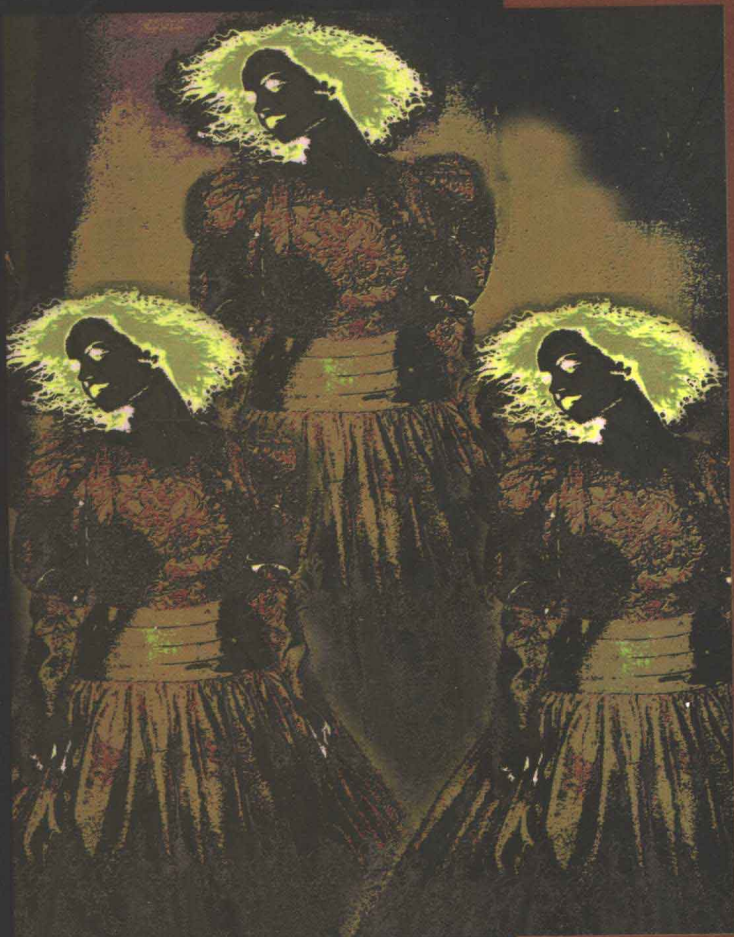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寻梦衾美

[美] 惠特尼·奥托著 林乙兰译

HOW TO MAKE AN
AMERICAN QUILT

原著书名:How to Make An American Quilt

Copyright © 1991 by Whitney Otto.

Copyright © 1995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by Yei

Chiang Publishing arranged with The Robert

Lantz - 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y

Apple Ta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由业强出版社通过大苹果公司授权

美 衾 梦 寻

[美] 惠特尼·奥托 著

林乙兰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广东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60—2724—9

I·2329 定价:10.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美式的百衲被，是由 8 个美国妇女每周一天围坐一起缝制而成。每次聚会时的心情，就变成了手下的活计，图案，人生……

美式的百衲被就是美国的新娘花被，蕴藏了多少女人的心灵慰藉。在这缝被小组的固定聚会中，她们倾诉心事、寻求知音，她们共享秘密，编织着 1860 年以来一个个时而细腻动人、时而撼人心魄的故事……

本书 1996 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誉为“纯真年代的新小妇人”。

总 序

谢天振

在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我们向广大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奉献上一套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精品的崭新丛书——“当代名家小说译丛”。

1827年，德国大文豪歌德在读了中国明代的一部小说《好逑传》后突然感悟到：“我愈来愈深信，诗（Poesie，概言文学——引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所创造出来……民族文学在当今已没有很大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出力，加快这一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当时，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和抽象的憧憬的话，那么今天，对于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人民来说，随着我们国家日益向世界敞开大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不能不深深感佩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英明预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

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事实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现代化，随着电脑网络的日益普及，人类确实已经置身于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了。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个重大文学事件，无论是一位作家的获奖，还是一部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有关它的信息都可以在顷刻之间传遍全球，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晓。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读者理所当然地希望更快、更好、更充分地享受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世界文学。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版权”、“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国内出版界曾片面热衷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重译，而忽略了对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从而一度造成了国内读书界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脱节。这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外文学的正常交流，对于渴望及时了解和欣赏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有鉴于此，在花城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名家小说译丛”，其目的就是要从当代世界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抽取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并组织优秀的译者把它们迅速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以满足人们渴望及时了解和欣赏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需求。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当代名家小说译丛”，首先是为了突出这套丛书的高品位特点：入选这套丛书的作品（或其作者）几乎都获得过各种各样的高级别的奖项，如本套丛书第一辑推出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的作者英国女作家朵丽丝·莱辛在当代世界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是1997年诺贝尔

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长篇小说《曼波之王的情歌》则获得过美国的普利策奖，扎雷金的《南美洲方式》获得过俄罗斯国家奖，《法兰西遗嘱》获得过龚古尔奖和梅迪西斯奖，《流浪的星星》则是罗诺多等多项奖获得者勒克雷齐奥的力作。其次是突出本套丛书的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的作品写作出版的时间，本套丛书选择译介的多是本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从时间角度突出本套丛书的“当代性”；一是指的作品主题的时代性，即入选本套丛书的作品题材反映的都是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如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曼波之王的情歌》），对两性关系中女性价值的探究（《南美洲方式》），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肯定（《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等等，从而从作品的主题角度突出本套丛书的“当代性”。

这里，我们要顺便提一下的是，在注重“高品位”和“时代性”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入选作品的可读性，相反，我们对作品的可读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因为我们觉得，名家作品即名著不一定要走曲高和寡、脱离大众读者趣味的道路。较强的可读性，富有回味，经得起反复阅读，能赢得广大读者的接受并能为他们所珍藏，这同样是“名著”的应有之义。其实，如所周知，古典文学名著中能传之后世并为世代读者所广泛传阅者，哪一本不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呢？因此，我们选入这套丛书的作品，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也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它们在其本国和国外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和《南美洲方式》所述故事与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异曲同工，但它们对中年人的感情危机的表现却更为深刻，对中年人爱情的探索和两性关系的剖析更富哲理，所以问世后不断再版，后者还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在国外出

版，极受读者欢迎，《曼波之王的情歌》和《美衾梦寻》出版后又被搬上银幕，以其委婉动人的情节和优美感人的艺术形象博得好评如潮，《法兰西遗嘱》读起来催人泪下……

最后，愿我们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能陪伴读者度过他美好的阅读时光！

【关于照相】：

“一个主题有着无穷的变奏，如同生活本身一样。”

—— 艾尔弗雷德·斯泰格利茨

当年我年少，胆大、强壮，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趾高气扬，高举大旗，
挥鞭策马，满世界伸张正义。
“出来吧，狗崽子们，看剑！”我吆喝道，
我哭泣是为了一辈子只能死一次。

如今我老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全都是一幅幅编织成的彩格花呢，眼花缭
乱。

—— 多罗西·帕克

作者附言

为我的小说所作的研究中，我发觉下列各书在提供缝制花被的细节方面特别有用：《二十世纪的花被，一九〇〇～一九五〇》，托马斯·K·伍德沃德和布兰奇·格林斯坦合著（纽约：E·P·达顿书店，一九八八年）、《心灵手巧》，帕特·费雷多、伊莱恩·赫奇斯和朱莉·西尔伯合著（旧金山：花被文摘出版社，一九八七）。濑川节子的作品堪称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表明花被是一门美术；她已经有几种这一方面的著作问世。

我对这几位作者感激不尽，我要向任何一位关心花被缝制的人大力推荐他们的著作。

我也要感谢公共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眼看奖赏：一九五四～一九六五”。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7)
含义几点补充	(8)
姊妹花	(14)
第二章	(41)
索菲娅·达林	(45)
第三章	(75)
一串珍珠	(81)
第四章	(103)
雨伞根本不管用	(107)
第五章	(121)
户外	(126)
第六章	(145)
泪珠儿好像宝石星	(151)
第七章	(183)
嫁接玫瑰	(188)
后 记	(201)

前言

起初,我觉得我想学艺术。确实说,是艺术史。然后我又想,不,干么不学体质人类学呢?——我一生中的这个时段从此以后就成了我的简·古多尔^①阶段。我曾发过奇想,想像我的母亲萨拉·贝内特多德(除了她的母亲,所有的人都叫她萨莉)和我一同在非洲灌木丛中野营,用我们的七凹八凸的洋铁皮杯子喝浓咖啡,就跟简和她母亲古多尔太太一模一样。我仿佛看见了两人也都染上了跟她们差不多的疟疾;我们穿的是同样的母女一色的瑟法里短裤;连我们的双手都被雨淋日晒得跟她们一模一样。

接着呢,当然,我记得我提起过“我的”母亲萨莉,她认为最舒服莫过于现代化,有人住过的房子她是不肯住进去的,于是便让我过上了开发住房的生活,既新鲜又吓人。

接下来,我的一个爱好是文学。对批评理论有点儿一知半解,我强烈地感受到它其实是一种自圆其说的唯理智论。我一直觉得文学和批评理论两者之间,只能择一而从,而不得二者兼爱。正因为此而终于把我心甘情愿地(这是我后来认识到的)推

^① 简·古多尔(1934~),英国动物行为学者。1960年起在非洲从事野外研究,成为闻名世界的研究野生黑猩猩的权威。

向了史学。

我以弄通年表之学着手——这是从小学留下来的旧习——把一切都按年代顺序排好，使我得以确实掌握时间和地点。历史需要一个确切的定位，即使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年表工作慢慢地变得增辉生色，我从有着了不起的插图而不堪卒读的文字的平庸的历史书上小心地剪下其中的照片和图画，贴在我的年表上面。我搞历史先是徒有其表，然后才接触其实质。但是年表的结构既有横剖面，也有纵剖面，既有宽度，也有深度。这样一来，就终于使它在纸面上伸展不开了。我的意思是历史还需要有其他的维度，历史不只是年月记载而已，只有心胸狭小，眼光短浅的教师才以记诵“不偏不倚”的年代记事为能事，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学生们在小小年纪就丧失对这门课的兴趣。

（我当时知道，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不会被迫选择单独一门攻读学科，而会有时间满足我的全部兴趣。我可以把我的愿望全都并列出来，像情人节的贺诗一样决定取舍。）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立即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的关于建筑、服装以及关于社会传统的种种古怪而有点可憎的念头。其中有一些纯粹是异想天开的胡闹，仿佛西洋镜里的一场大演出，九十二只制作成标本装上架子的小松鼠，在地下室里举行一次吃喝玩乐大聚会，它们还口衔大雪茄，把绿眼罩拉下来，遮住它们的亮晶晶的眼珠子；或者是一座宅邸里面陈列的油画，画中的小天使们个个身披白纱，在云端飞翔，这一幅画的下面还另有一幅，用布罩盖住的，画上的同一群小天使们——虽然它们都不过是婴儿——全部一丝不挂。或者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德克萨斯州的美女的古玩柜里的一具骷髅或一只黑手。要不然就是一位少妇（一位显贵的千金小姐），非要有那么五六只小猫攀缘在她的裙裾上，伴随她滑行穿过她的华丽的大厅。

我进入了研究所，但立即就不感兴趣了。我本来想学，可是不想学了。纵览史事，对于时时会见到的一些微小而少见的细节，我都要欲知其详，如同我要知道列宁的秘密列车、英格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或者一篇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懈可击的批判文章一样。

有些东西不免使人觉得滑稽，譬如有一个人名叫布什罗德·华盛顿，此人乃是乔治·华盛顿的侄儿，又如为玛丽·弗里克和她的婴儿画像的那位画师，后人只知其为弗里克·利姆纳（画师）。我还喜爱那么一些野史轶闻；我指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因与公马交尾而死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居然会有这样的传说，岂不怪哉。托马斯·杰佛逊是否和他的女奴萨莉·赫明斯长期相恋，生儿育女？我们的伟大的民主之梦的设计师的如此作为表明了什么呢？此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继承了他伟大梦想还是继承了这一令人困窘的异族私通呢？

这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无关宏旨的鸡毛蒜皮。也许确实是这样。当然，我也爱好那些重大的、严谨的史学钻研。我想我所要求的二者兼得，鸡零狗碎和庄严宏伟；二者相加而得出一幅全图，勉强合格的历史真相。再从以往的真相得见当今的现实。

你会说我不见得能把二者连接起来。

我期望的历史是活生生的，有着人性中有待出现的乖僻（带点儿“亦庄亦谐”）而显得新鲜活泼；我仿佛听见有人叫我说，芬恩，你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历史会是一桩活生生的事儿？说真的，你的要求岂不显得有点儿矛盾？

这时候萨姆要我跟他结婚。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可是这例又使我想起了我在教育方面关心的问题，怎样使两个一半合为一体，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使未婚与已婚顺利

地连接起来，使一个男人和个女人顺利结合，把我们今后的道路合成一条。希思克利夫从呼啸山庄出走之后，他便使卡西神情狂乱，伤心沮丧，在那沼泽地上厉声嚎叫，我是希思克利夫，就像他们的爱情强大无比，他们的灵魂结合得无隙无缝，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分离，除了肉身不曾结合（虽然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曾经“在一起”至少一次），而在精神面前这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切都使我犹豫惊诧，也有点心烦意乱。一个人怎么能得到这样一次两相结合呢？而且，如果相爱是如此之强烈，你又如何略加回避，稍稍留下一点空间以便容纳下你原来的自己呢？是婚姻的平衡，是光洁的天平上微妙柔和的变移。

我该说我对萨姆欢喜得不得了。我真心爱他。

另外还有一个好主意，就是去跟我的祖母海伊·多德和她的姊姊格拉迪·乔·克利里共度夏天。她们二人跟我的关系不同于她们跟别的孙辈；我们共享秘密。也许我跟她们说话比别的表兄弟姊妹略为多一点，也比她们自己的子女更多一点。我知道她们有许多话要说，而我又更欢喜听她们说话。什么都听。凡是她们认为重要的。

对我而言，她们是重要的。

这样一来，我便得在姨奶奶家宽敞的阳台上打发日子，眼看着缝被子的人到来离去，懒洋洋地窃听她们的嘈杂的谈话声，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想念着我的萨姆，我的心中人。要不然就是在格拉迪姨奶奶家的花团锦簇的园子里，仰卧在树荫里，把茶水里的冰块儿捞出来，用它们擦遍我的脸面、脖子和胸口，在暑热中图点儿凉快。

我可以信步踱到格拉斯顿镇的游泳池去，但是那里面永远是拥挤不堪。索菲娅·理查兹说在那儿你没准会碰上谁——好像我要去和什么人会面似的。好像我还不曾住进一幢房子，那房

子总是“有人进出”似的。

缝被子的人们已经许下心愿，要缝制一床新娘花被，送给我作结婚礼物，但是我告诉她们说，请你们把手头的活儿继续做下去，就当作我不曾来这儿过夏天一样。有时候我又说，我现在还没想好（好像有什么人能在这样烤人的热天气好好想事儿似的）。我看得出来，她们听了都大惑不解，她们弄不懂这是个什么姑娘家，她会“没想好”她自个儿的婚礼。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现在成了二十六岁的人，我也不明白自己是个何等样的姑娘。我一向是个青年读书人；现在我是个已经许配了的妇人。倒不是说不可以同时是这二者——这一点是连我也懂的——然而我拿不准在这会儿我该认为我是谁。我的姨奶奶最近跟我说，她一听我这么说便觉得“合情合理”——总得给自己一两分钟，自己好好想一下。

这次探亲之行，令我念念不忘的真正缘由，我自己一生中的不解之谜，是安娜·尼尔，那些缝被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姨奶奶最老的朋友。安娜答应过和我作一次长谈，她说，等一个她不那么忙的日子，她没有别的事情要做的一天。但是她好像永远也没有空闲的时候。她是个少见的美人儿，安娜·尼尔这个人，尽管都七十三岁了，都能使路人回头看她。

美对我们人人都有吸引力。我认为美是我们大家的明灯；它使我们想要倾听。

确实，我就是要听的一个。

第一章

你所需要的东西：

你得有一个大木头框架，还得有够大的地方安放它。架子四面摆好舒坦的椅子，以供八位妇人就坐，她们的年龄、体重、外貌以及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安放这框架的地点不妨是阿特沃特、洛斯巴诺斯，或者是贝克斯菲尔德郊外的一座名叫格拉斯的小镇上的一家住宅里的一个房间里。这地方须得是冬有浓雾，好像一条潮湿的厚毯子笼罩着，夏天酷热，如同烈焰炙烤。备好充裕的柠檬汽水，酥油饼干则是美妙的搭配。

挑选颜色，要使它们互相协调。试想一下，小学里的“颜色转盘”——三原色，光暗现象；避免彩色的拒斥——它使作品的美感受损。当你调配色泽和图样的时候，心里可想到音乐；设想你是一位乐队指挥，置身在一座美妙悦耳的音乐厅内，仿佛听见听众为你的艺术喝采，发出“嗨”、“啊”的赞叹。

细小而精美的构图花样始终是二十世纪的品味标识。

针要磨得很细，以免勾损布料的体面。最好用英国货，还需要大量优质的线，拼缝布块，装饰被面，都要用它。你要靠它来保持花被的形状，传给子孙后代。除非你是有心要上艺术市集或画廊去卖掉你的花被，那样的话，花被也还是要保存完好，传给你永远不会见面的世世代代的人们。